

到了村里 干了“四事”干成事

□讲述人:张辰月



“咱们村有这么多种奖牌!”2024年夏天,我来到滁州市来安县新安镇孙桥村担任党总支书记助理,第一眼就被村里整面墙的各种奖牌吸引了,不禁感叹道。

孙桥村党总支书记范书记听了这话,自豪地笑着介绍:“俺们村是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哩”。我所在的新安镇孙桥村,坐落在来安县新安镇西部,本是个地处偏远,资源不丰,产业薄弱的小村。如今,这个小村可不一样,昔日不起眼的村庄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小村村容整洁、乡风文明,一幅水清、村净、景美、民富的乡村新图景正在这片土地上徐徐展开,村民们都说在这里生活比住在城里都好。范书记告诉我,咱们村在治理方面可是有秘诀的,“村里的‘四事’”工作法还受到了省里表扬呢!是咱们村创新实施的自治模式!”范书记骄傲地说道。

随着介绍的深入,我才渐渐地开始了解什么是“四事”工作法,不过当时的我听罢,深感敬佩却又满心迷茫,范书记鼓励我以后在实际工作中慢慢体会,于是,我暗下决心要在今后的村务工作中把“四事”工作法弄明白、用熟练。什么是“四事”?怎么就能干成事?之后的实践经历让我感受颇深。

问题说来就来,2025年春季以来,降水量较常年偏少,受气候影响,大面积的干旱严重威

胁到了孙桥村的农业生产。3月下旬,村东头那截老涵管因为老化却偏偏在这时塌了,这涵管原本引着上游水库的水,蜿蜒流过几个村组,是我们孙桥村近三百亩农田的灌溉水源,现在的情况无疑是雪上加霜。我跟着范书记赶到时,只见田在涵管上游的王叔正红着脸和下游的李叔争吵,田埂上围拢着越来越多的人,空气中弥漫着水汽蒸腾的燥热和几丝火药味。

面对此番场景,起初我有些懵,后来在范书记的提醒下,想起他之前向我传授的“村民议事、公开说事、群众督事、和谐干事”的“四事”工作法,我决定借此机会实践一下,看看效果。

我们将各村民小组组长召集到村部,椅子围成一圈进行“村民议事”。“李叔家田在下游,水流不到,不怪他急得上火,王叔家田在管子上游,掏钱修管自然不乐意。”我把问题摊开在众人面前,“但灌溉水流不通,咱们整个村都受罪。大伙儿看看,看有什么点子?”一时间议论纷纷,你一言我一语,热烈得像一锅煮沸的水。经过一番激烈争论,我们终于达成共识:涵管归属的四个村民小组各出三名代表,组成议事组,按各户受益田亩比例分摊费用。

方案初定,下一步便该“公开说事”了。当晚,村部前的小广场上就悬起一盏明灯,议事组把筹资方案、工程预算和用工安排都张贴在村

务公告栏最醒目的地方。会计站在灯下,条理清晰地说明着每一笔款项的来龙去脉,预算表上数字分明,连买几根涵管、几袋水泥都写得清清楚楚。大家仰头看着,仔细听着,李叔在人群中高声问道:“钱袋子捂得紧,我们放心!可谁来管账、谁买材料?得说得清楚!”会计立即回应道:“材料由议事组集体采购,账目由各组代表共同管理,每一分钱都晒在日头底下!”人群中响起一阵赞同声。站在角落的王叔虽未出声,但脸上紧绷的神情似乎松动了一些。

方案付诸实施时,“群众督事”真正让每一分钱都晒在了阳光之下。材料采购那天,李叔自告奋勇当监督员,跟着议事组代表一同进了城。水泥标号、涵管尺寸,他一项项仔细核对,账目更是翻来覆去地检查。施工队进场后,每天傍晚收工,议事组便在小广场的公告栏里张贴当日用工明细和材料消耗情况,密密麻麻的数字如田亩的阡陌,清晰可辨。王叔也偶尔踱步过去,默不作声地仔细瞅上几眼。

随着涵管一天天延伸,泥土的气息混着汗水升腾在田野间,“和谐干事”的暖流悄然融化了隔阂。开工那天,李叔扛着铁锹第一个到了工地,王叔却迟迟不见人影。正午烈日当空,众人挥汗如雨,王叔竟默默提着一壶凉茶和一篮子煮好的鸡蛋来了。他放下东西,也不多言,卷起裤腿便下了沟渠,闷头干起活来。沟渠里人影晃动,泥土翻飞,铁锹碰撞声与谈笑声交织成最朴素的乐章。当清澈的水流终于哗啦啦涌过新修的涵管,淌进每一块干渴的田地时,李叔望

着自家田里那重新挺直腰身的青苗,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释然的笑意。

五月,当金黄的麦浪在风中起伏如海,那截新涵管宛如一条坚实的脉络,默默输送着滋养的活水。从涵管坍塌时的喧嚣到水流重归时的安宁,“四事”工作法串起了民心,温暖了人心。

经过这件事,我深深体悟到:所谓基层治理的良方,并非深奥晦涩的理论,而是将心沉入泥土,把事摊在阳光下,缔结众人同频共振的纽带,齐心协力干成事、干好事。“四事”工作法如同田埂,划分出责任也连接着人心。当每寸田亩的干渴都被共同看见,每份力气的付出都汇入共同的水脉,那奔流不息的活水里,便自有村庄生生不息的回响。



▲入户宣传

人物简介

张辰月,女,中共党员,江苏南京人,研究生学历,2024年6月毕业于南京邮电大学应用经济专业,现任滁州市来安县新安镇孙桥村党总支书记助理。



▲村民议事



▲村里的荣誉墙



▲村口远眺

滁 阳 景 深

探幽黄圩石头村

□作者:谢 鸿

选一个晴好的日子,我们去黄圩村采风,且行且吟,风吟黄圩。

黄圩村在定远城西北40公里处,是个石头村。我们去的时候,艳阳高照,点点金辉泼洒在田间地头,燃烧在一块块厚实的条石板上,也储藏在淳朴的乡人笑容里,让人心生亲切。这是一片古老的村落,位于凤阳山西部巍峨的黄山东南麓,向东的村口有一条洛涧源头山溪从门前穿过,蜿蜒流向西南;村旁留有马湾潭、少十步、霸王湾等古老的传说与遗迹,南面为两汉时期作过古郡县治所的阴陵城。

这片石头垒砌的古村落,装满了熟悉而温暖的传说与典故,来这里的每一个人,都心生疑惑,为什么石头房子这么多,急切地想探求就里,仿佛这里的传说正是我们努力找寻的历史印记。那些隔世的前尘往事,也许就镌刻在石头上,贮藏在石缝中,就等着某个时间,引领着我们悄然走近,这一摸、那一碰,就能探寻到一处玄机,只要扯去蔓藤

的遮掩,一扇紧闭在岁月深处的大门,就会迎着我们惊奇的目光,豁然开启。

彭立保,在黄圩村驻村好几年了,他面色黝黑,精瘦干练,与当地的农民形象毫无二致。他对我们的到来十分热情,专门找来村里的一位黄姓老人,让老人做我们的向导,好让我们在探寻的过程中了解到黄圩村的今生往昔。

老黄说,他们黄氏先祖是在明朝初年由江西省瓦家坝迁居于此的,距今已逾600年。先祖落户此地,为躲避外来的侵扰,就把黄家圩村整体设计为完美的正方形图案,四周筑起了高高的石围墙,共有2000米,南为前,北为后,设置三条东西走向的大街,分割成四档,再用南北走向的中心路均匀划分成八块,创造出“三街八坊”的人居格局。我们跟随老黄行于而行,所见之处皆为石头房屋与破旧的石墙基石,空地很少。选用的石,多为青石、红石与白子石,石分三色,三色共生,以此形成了村的

骨骼、血肉与筋络。如天、地、人三才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生生世世,共生共荣。村落整体布局方正平稳,落落大方。完全按照古代风水中的“负阴抱阳,背山面水”的理念构建而成。村南为前,邵家岗高台御堂于胸,风水上称为“朱雀”;村北是后,五里岱山重岩叠嶂,称为“玄武”;村东作左,一湾溪水蜿蜒西南而下,称为“青龙”;村西算右,矗立着屏风似的黄山,称作“白虎”。风水绝佳,黄圩村,龙虎凤龟,一应俱全。类似于陕西桥山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陵的风水格局,是定远县境内少见的村落。

黄圩村防御体系严密有序,分为三层:往外,有古水埠一处,可延缓敌人进攻节奏;入村,四周翻有围墙,厚实高大,每面约500米,拱卫村庄的围墙地势外低内高,相差约2~3米,墙外相对高度约在6~10米,墙体厚度在50~70厘米。砌围墙用的都是较大石料,石材好,有棱有角,建筑技术高,依势打牢基础,建好围墙,保证墙面垂直地面,墙体坚固,使人无法攀爬上墙。村内,高处建有门楼,四面开小窗,可察看远近动静。街道布局为三纵三横,除主街道外,每条纵巷都形如几个“Z”字形。后街门楼两旁立柱墙上分别留有二处瞭望孔兼射击孔,沿街背巷的房子都留有用于观察和射击的洞口;每个“Z”字形的巷道拐角处,都能埋伏一人,用来阻击来犯之敌。围墙门楼内侧还建有第二

道大门,门楼内二侧建有藏兵房,类似于南京中华门中的藏兵洞,以防范恶人入侵,确保村庄安全。村中还有古泉一眼、古潭一池(马龙潭)、古井四口,以备不时之需。石房、石院、石路、石槽、石碾、石磨、石盘、石桌、石凳、石盆、上马石、下马石、拴马石等等,全部都用石材解决,还有不少的古井栏,无不透着幽幽古意,让人心生敬意。不少积累下的石制器物,依然在被人们使用,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这就是石头的故乡。

我们漫步在古村的小街深巷,踩踏在一块块厚实的青石板上,仿佛立于一副棋盘之上,一处老屋、一垛断墙、一张石桌、一扇木门、一个门当、一截古木,恰若纵横摆放的棋子,看似静立,实则蓄势,一经撩动,必然蓬勃而起。这棋子,含高山流水之声,携鼓角铮鸣之音,以平地惊雷之势,将深含文化底蕴的古村,盘拨得风生水起。

据《定远县志》:“阴陵城,县西北六十里,镇邪山南,周围二里。故址犹存……羽溃围南山,汉骑将灌婴追羽过淮,羽过阴陵迷失道即此。”霸王垓下兵败,南逃至黄圩村的马湾潭水边,身边从者寥寥,眼见就要被灌婴擒获,项羽怒目圆睁,挥鞭击石,打裂潭边巨石,在潭上留下了“一道鞭”后,继而策马奋蹄,跃过涧水,与追兵拉开了距离,绝尘而去。因而此地就被叫作“少十步”,两眼

泉水被称为“楚泉”“汉泉”。

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和底色。黄圩村虽然破旧、颓败,不施丹粉,无法在通向现在的过程中走得很快,但正是它的原始,让我们有幸踏着一块块的石板,沿着深远岁月的纹路,找寻到了古村的生命历程。彭立保说,他们保护古村的方式就是有序开发,以旧补旧,不让古村失了原味。

是的,我们路过几家开着的民宅,看到的多是老人,有的在树荫下品着茶,唠着嗑;有的聚在一起,坐在堂屋的小桌子上打扑克;有的正惬意地听着小广播里的戏曲,还随意哼上两句。这是多么美好的画面啊!他们那种安详、宁静与深幽的古村交相辉映。

这种幸福,来自与石头相伴的日子,他们在这里生生、生存、生活,熟悉这里的每一块石头,每一片瓦,每一种声音,每一个希望,以及每一次幸福,这些幸福的记忆溢满了村落里的角角落落。这种看不见的记忆,如树一样生长,根一样蔓延,葱茏着一天又一天的朝阳夕暮,温暖着一个又一个来来往往的生命,也安享着一世一世的清静。我突然有了一种想法,住进这古村,上一堂古村历史课,听一段缓慢的戏曲,读一篇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,饮一壶山水深处的清茶,来洗涤去内心所有的燥热与烦恼。黄圩村,一个去了想再回去的地方。

